羅時憲先生
哀思錄

出版者　：佛教法相學會

日　　期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

羅時憲先生哀思錄

甲、目次

乙、羅時憲先生墨蹟

一、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節錄）

二、 瑜伽師地論集成（節錄）

丙、行狀

丁、祭文

一、香港佛教同人祭文（羅伉烈先生撰文）

二、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祭文

戊、封棺法語（覺光法師撰文）

己、輓辭、輓聯

庚、悼念文摘

一、 羅公時憲傳_____陳道生

二、 從「三可與」 悼念羅時憲先生_____金思莊

三、 悼念羅孔章前輩_____談錫永

四、 莊嚴洒脫的剎那　紀念羅師時憲先生_____葉文意

五、一燈燃百千燈　敬悼時憲老師_____霍韜晦

六、續佛慧命_____李潤生

七、悼時憲師_____鄧綺年

八、發揚羅公的講學精神_____高永霄

九、羅師孔章教授榮哀錄題_____甘雪雄

十、毋忘我師_____廖垣添

十一、有容乃大_____辛漢威

十二、生有自來念羅公_____王聯章

十三、雙運堂前蒙教導開我智慧 龍華會上願相逢共證菩提_劉萬然

十四、追思篇_____鍾健明

十五、靈堂的悼念_____邱紹廉

十六、既開風氣且為師　悼羅孔章老師_____趙國森

十七、教澤猶存_____陳懿行

十八、深恩難喻_____胡蘭芬

十九、孺慕之思_____羅惠文

編印　　：羅時憲先生治喪委員會

日期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

出版者　：佛教法相學會

電話　　：(852)-2771-8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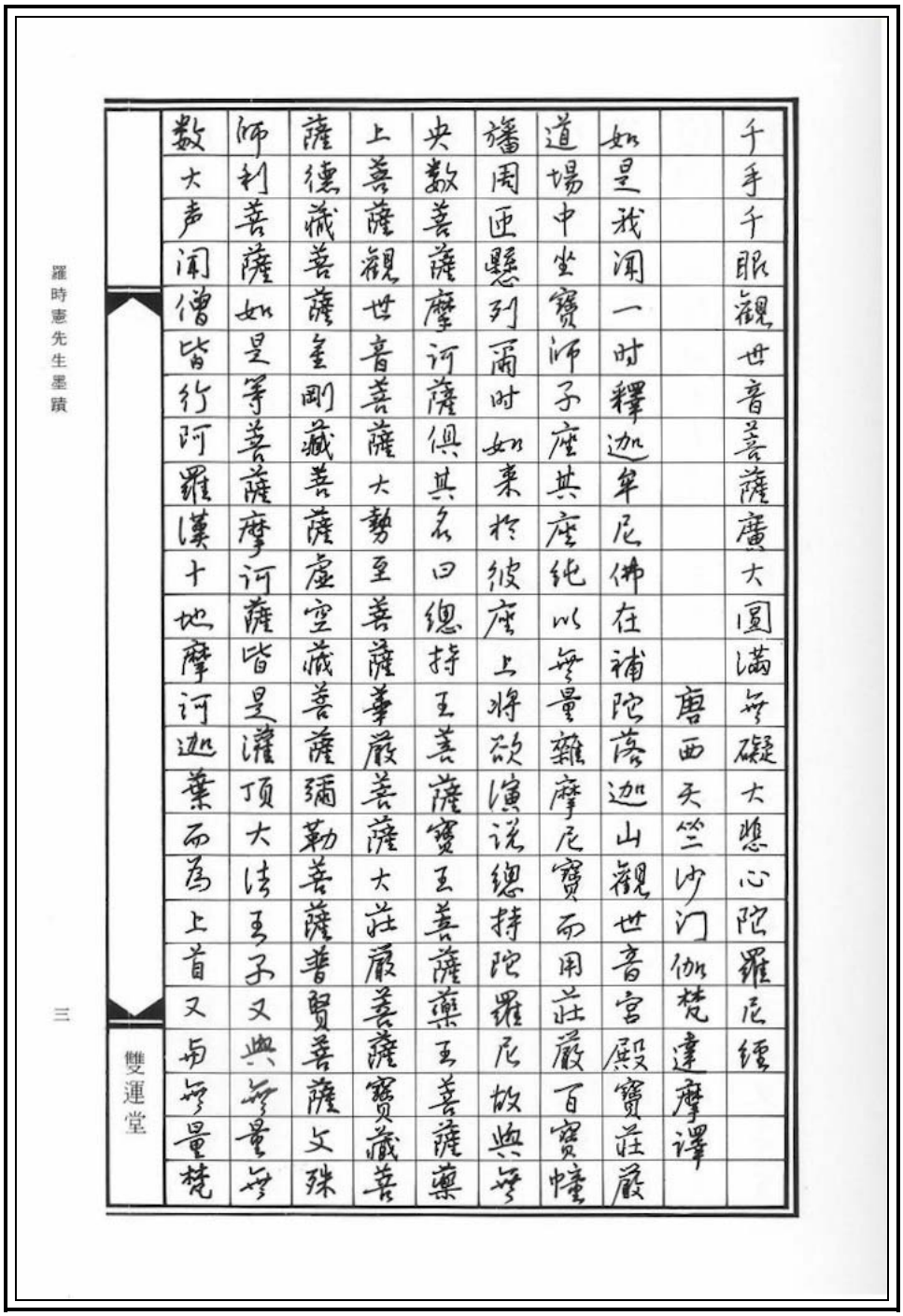
網址　　：www.dhalbi.org

版權所有 作者保留

未經同意 不得翻印

乙、羅時憲先生墨蹟

一、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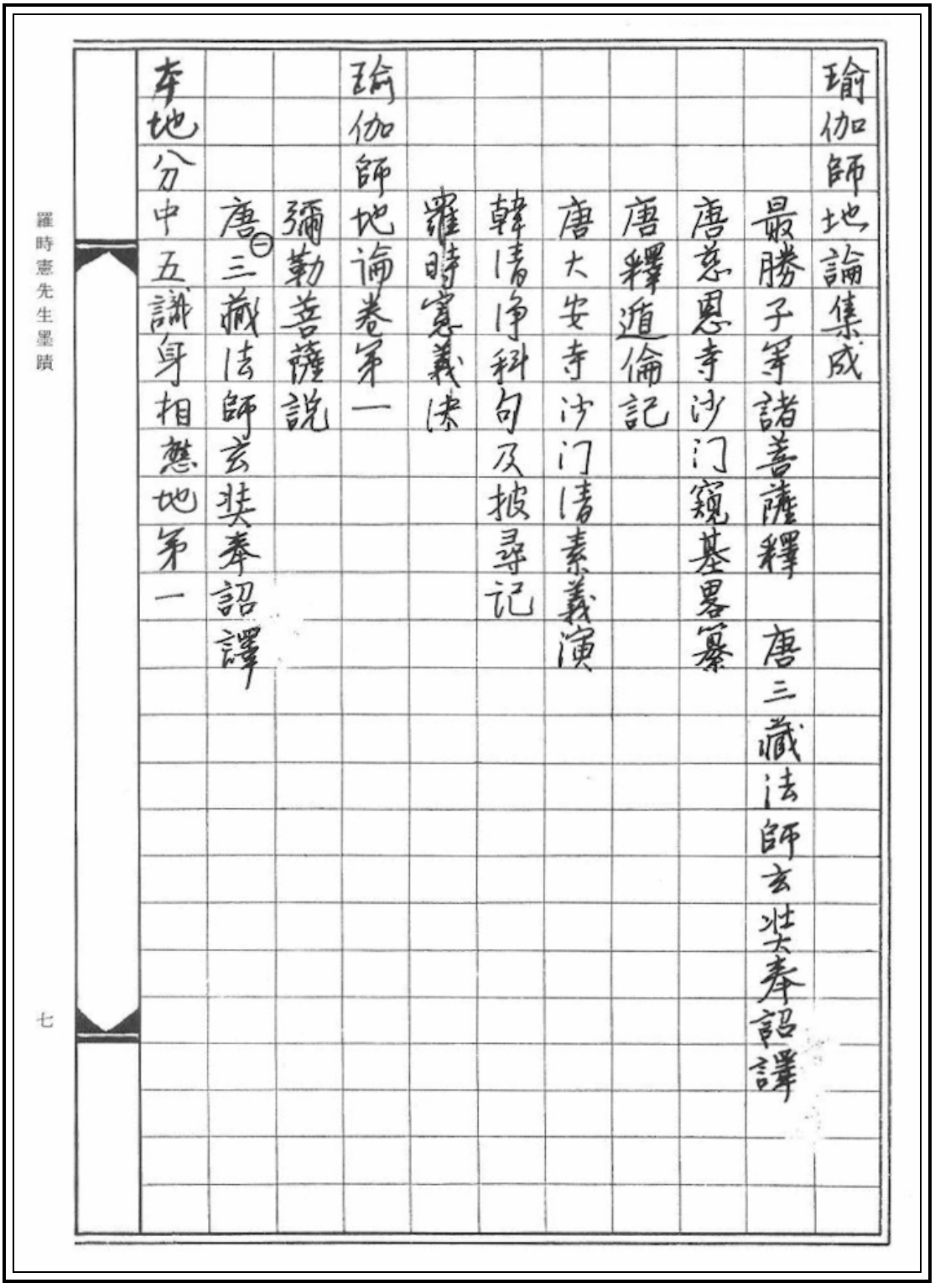


羅時憲先生墨蹟
四
雙運堂

羅時憲先生墨蹟
五
雙運堂

羅時憲先生墨蹟
雙運堂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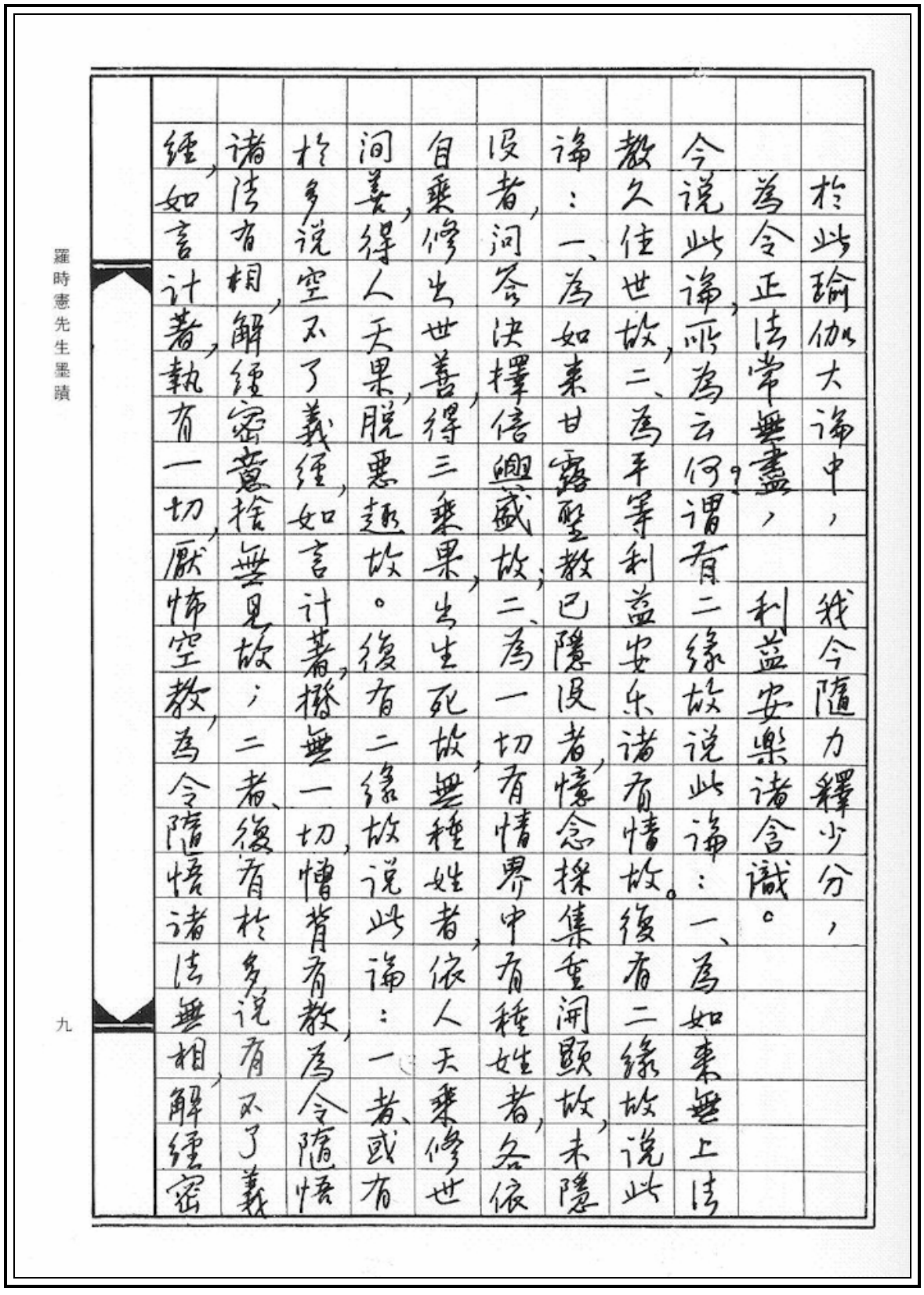
二、 瑜伽師地論集成（節錄）


瑜伽師地論集成
最勝子等諸菩薩釋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唐慈恩寺沙門窺基畧纂
唐釋遁倫記
唐大安寺沙門清素義演
韓清淨科句及披尋記
羅時憲義述
瑜伽師地論卷第一
彌勒菩薩說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本地分中五識身相應地第一
羅時憲先生墨蹟
七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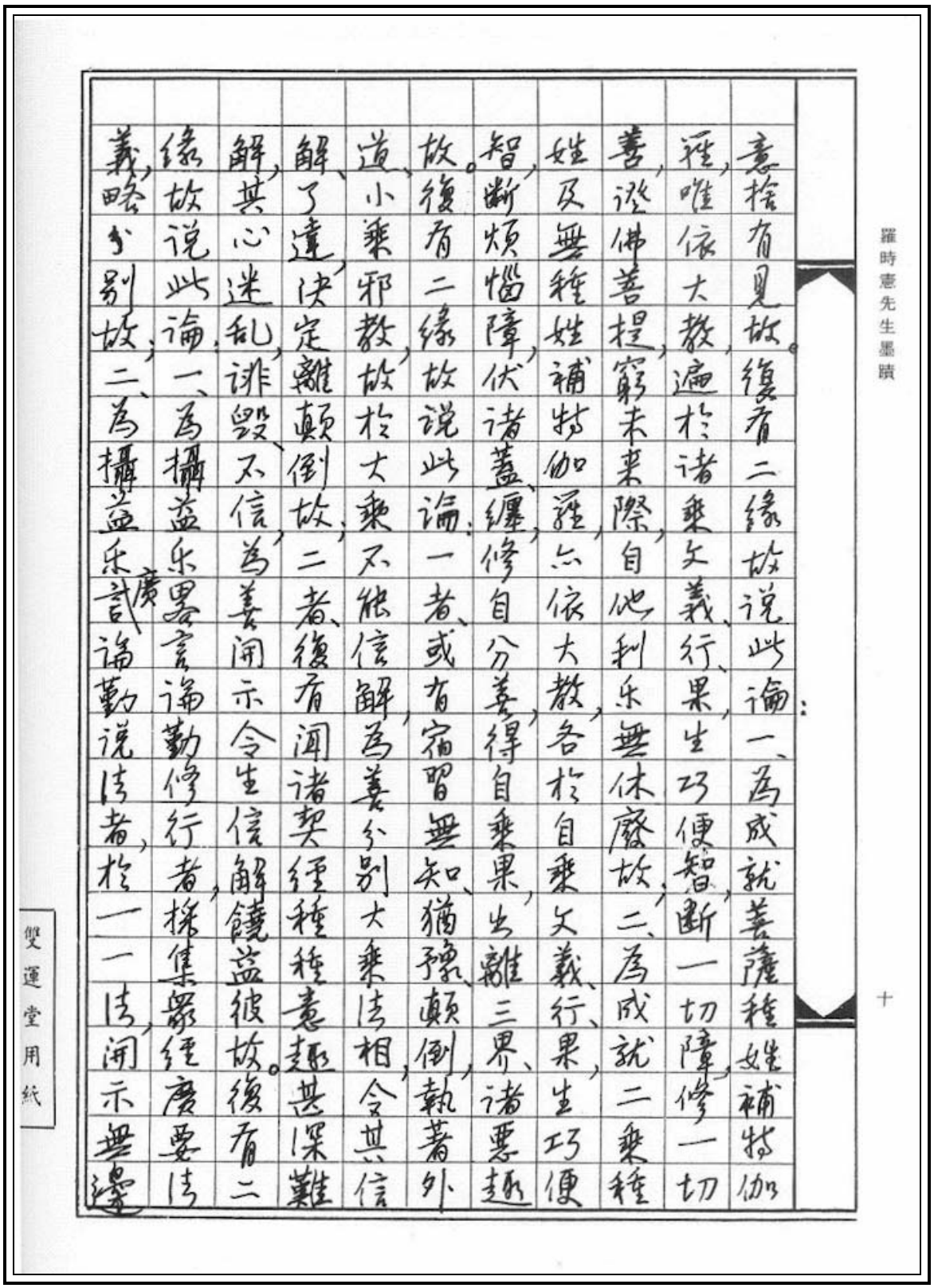
敬禮天人大覺尊，福德智慧皆圓滿，
無上文義真妙法，正知受學聖賢衆。
稽首無勝大慈氏，普為利樂諸有情，
廣採衆經真要義，畧說五分瑜伽者。
歸命法流妙定力，發起無著功德名，
能於聖者無勝海，引出最極法甘露，
飡受美音自滿足，復為饒益諸世間，
等住無窮字花雨，榮潤牟尼如意樹。
此論殊勝若蓮花，猶妙寶藏如大海，
具顯諸乘廣大義，善釋其文無有遺。

雙運堂用紙



於此瑜伽大論中，我今隨力釋少分，為令正法常無盡，利益安樂諸含識。

今說此論，所為云何？謂有二緣故說此論：一、為如來無上法教久住世故，二、為平等利益安樂諸有情故。復有二緣故說此論：一者、或有自乘修出世善，得三乘果，出生死故，無種姓者，依人天乘修世間善，得人天果，脫惡趣故。復有二緣故說此論：一者、或有諸法有相，解經密意捨無見故；二者、復有於多說空不了義經，如言計著，撥無一切，懵背有教，為令隨悟諸法無相，解經密意，諸法有相，解經如言計著，執有一切，厭怖空教，為令隨悟諸法無相，解經密意，諸法有相，解經如



意樂有見故復有二緣故說此論一為成就善薩種姓補特伽羅依大教各於無休廢故二為成就一切修一切智斷一切障修一切種智故復有二緣故說此論一為攝益樂廣說論勤說法者於一一法聞示無邊義略分別故二為攝益樂甚深論勤修行者採集衆經廣要法義解了達決定離顛倒故二者復有聞諸契經種種意趣甚深難解解其心迷亂誹毀不信為善聞示令生信解饒益彼故復有二緣故說此論一

丙、羅時憲先生行狀

羅時憲〔孔章〕先生行狀

羅教授孔章先生，諱時憲，廣東省順德縣人。世代書香，考瀚波公，鄉邑縉紳，望重閭里。公生於公元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七日，萱堂劉氏。公出自詩禮之家，幼而穎異，在穗修讀塾學，後考晉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以成績優異，越級蠟升高三，時公廿歲。是年，與雷美英女士結婚。

翌年，公元一九三五，公高級中學畢業，考升中山大學，主修中國語言文學，副修哲學，越四年〔公元一九三九〕大學本科畢業，獲頒文學士榮譽學位，繼續在中山大學文科研究院深造。越兩年，完成《漢譯佛典文學研究》論文，以優異成績畢業，獲頒榮譽文學碩士。溯於公元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侵粵，穗垣淪陷，公一度避難來港，借讀於嶺南大學〔時假香港大學授課〕；後遷雲南澂江縣，再遷粵北樂昌縣坪石鎮。此數年問，莘莘學子，流離顛沛，公恆在日機侵襲之會埋首經籍，申申侃侃，樂以忘憂，公之堅強意志與高尚品格，由斯陶鑄！

公元一九四一年，公領受文學碩士學位時，即由當局聘任為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譯。翌年，轉受聘於國立中山大學，為專任講師兼教務處辦公室主任；公元一九四五年，升敘副教授。勝利後，復員回穗，公受聘為國民大學專任教授；公元一九四七年，兼任廣州法學院註冊主任，以迄大陸政權轉易為止。

公元一九四九年，公攜眷南遷香港。先在建華中學任教，後任培德學校校長，嗣受騁為廣僑書院教務主任。公元一九五六年起，香港聯合書院、瑪利諾神父學校、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夜校等，竟相延聘。公元一九七九年起，能仁書院禮聘為教務長、研究所所長、院長等。一九九一年，兼應聘為法住文化學院佛學系主任。公於課餘，復應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香海蓮社、三輪佛學社等各大組織之請，於夜間相繼講授《隋唐佛學》、《成唯識論》、《解深密經》、《金剛經》、《因明入正理論》等課程，一周七晚，從無間斷。其間為香海蓮社講授《成唯識論》凡十年八月，並應李世華先生邀請，主編《佛經選要》，為香港佛教界掀起唯識學研習熱潮；又創立佛教法相學會，出版《法相學會集刊》，推動港人對佛學研習風氣。近年講授《阿含》、《般若》、《現觀莊嚴論》等，開示原始佛教、中觀般若學及中觀瑜伽學之探索途徑。公積數十年之劬勞，對佛法在港之流布發展，貢獻宏偉，成效昭著，世人共仰。

公講課之餘，潛心著述。前期著作有：《唯識論之源流》、《攝大乘論疏》、《莊于內篇義記》、《成唯識論纂疏》、《瑜伽五識身相應地之研究》、《唐五代之法難與中國佛教》等專論，以及《大乘掌中論略疏》、《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鄉經纂釋》、《成唯識論述記刪注》等專著；近年見刊有：《唯識方隅》、《瑜伽師地論纂釋》、《解深密經測疏節要》、《八千頌般若經論對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導讀》等，論者譽為著作等身，裨益後學，功宏佛法，信而有徵。

公之皈依佛法，更有足稱者：年少時，塾師為謗佛輩，曾以韓愈《諫迎佛骨表》授讀，公於佛法亦多抗拒。年十三歲，太夫人皈依融秋法師，公對佛學始生興趣。翌年，公來港就學，值融秋法師於竹林禪院，隨緣得讀佛經，而校中老師介紹胡適、陳獨秀文章，公因廣讀佛教文學。時茂峰法師蒞港，邀遊青山，與融秋法師同行，適遇筏可和尚，勸讀藏經，茂峰法師亦為開說。一日，宛清法師為公相貌，記為「大居士」，並贈歐陽競無所苦《佛法非宗教非哲學》及玄奘、窺基法師像。公自此遍讀歐陽竟無著作，以及淨土、天台諸宗論著及因明著作等，思想漸趣深邃。

公元一九三四年，公年廿一，時念中人附小，西藏密教人德諾那上師廣州開壇，公往受十一種灌頂，同年，王弘願阿闍黎授法馮達庵阿闍黎，往廣州開壇灌頂，公往受胎藏法及千手千眼觀音法。公元一九三五年，公肄業中大，太虛法師蒞穗，駐錫六榕寺，應邀來中大演講，公發願皈依太虛法師座下，得傳讀經方法，自學修為，乃曰有進。公元一九三八年，太虛法師駐錫雲南，公隨中山大學轉往，因獲緣再得親近，接受教益。公在研究院第一年之指導教授陳竺同先生，亦為歐陽竟無高弟。迨抗戰勝利，公返廣州，馮達庵法師再開密壇，公往受金剛界灌頂。公之學佛因緣，概如上述。

公以年事漸高，於公元一九八四年移居加拿大。八九年在安大略省創立「安省佛教法相學會」，使唯識、法相之學，遠播於北美。而公近十年間，則奔波於港加兩地，弘揚佛學，不辭勞瘁。

公半年前歸港，以身心交困，曾住院休養，悉心治理。詎料天年所限，終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一時四十五分，安詳示寂。時夫人雷氏與眾子孫及弟子葉文意等，隨侍在側，曾與公笑談數語，

俄頃，公恰然往生兜率。時一室生香，芬馥四溢，此公生平修持有道之證驗也。

夫人雷美英師母，年晉耄盛，克享齊眉。育四子：長德光、仲延年、叔顯揚、季季培：三女：惠文、惠靈、惠安；媳三人：熊玉卿、Marisa Bolognese、周湘雲；婿陳武醫生：俱學有所成，服務社會。孫男女內外五人，咸孝悌精進，成就可期。

綜合公之一生，治學精勤，信佛誠篤，薰陶有道，教子有方，故能德臻洪範，允享五福。同人等或誼居友好、或份屬師弟，因為述其生平事蹟如此，以表對長者之哀思而為來者之效法耳，願賢達察正焉！

羅時憲〔孔章〕先生治喪委員會同人恭述

公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丁、祭文

一、 香港佛教同人祭文（羅伉烈先生撰文）

祭羅公諱時憲教授上生文

維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佛教同人。謹具清供之奠。敬告於時憲居士羅公教授之靈曰。

繫我居士。瑚璉之器。簡要清通。謙謙君子。

其人如玉。其清無滓。生具宿根。早悅禪理。

欣逢大德。堅固三昧。弱冠負書。游藝文史。

博涉百家。學苑碩士。壯年筮仕。牛刀小試。

旋遭板蕩。設帳香江。越三十載。桃李滿堂。

慧門慈室。風聲遠颺。圓通妙義。出口成章。

隨緣行止。晚寄殊鄉。迢遞南返。甫及國門。

出生滅界。溘爾歸元。天下慙遺。法教空存。

嗚呼哀哉。

尚饗。

二、 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祭文

祭先師羅公時憲文

維 佛曆二千五百三十七年（農曆癸酉年）十二月十九日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同人謹以鮮花香醴之儀致祭於先師羅公時憲之神明前曰：

嗚呼　羅公：

百粵之傑　　法相之晶
幼而穎悟　　學府成名
深研禪理　　莫之與京
上庠振鐸　　冠冕群英
三千子弟　　足慰平生
唯識般若　　顯密大成
北美星港　　辛墾傳經
壇坫弘法　　氣爽神清
從容論道　　物外忘情
驟聆歸去　　熱淚充盈
神明永在　　鑒此衷誠

嗚呼 哀哉
尚饗

戊、封棺法語

覺光法師為羅時憲居士封棺法語

維摩再世闡慈恩　　伯仲歐韓甘露門

著述等身貽後學　　幻軀解脫典型存

恭維

羅老居士時憲教授，鳳城俊士，香海哲人；學府通儒，佛門驍將。慧性超常，畢業於中山大學；靈根宿具，皈依太虛上人。執教之餘，精研內典；潛修所得，通曉慈恩。於是不違本願，大闡唯識、因明，以無礙之辯才，概令聞者凝氛渙釋；且著述等身，流布廣遠，故譽齊南歐、北韓。在港弘揚佛法四十餘年獲益者不可勝數。繼而移居加國，一本初衷，演揚不懈，奔波港、加兩地之間，忘疲忘老，非維摩大士之再來，焉有此菩薩之行耶？惜乎緣滿，駕返兜率宮中，頓失佛門驍將，悲悼殊深！今者，孝眷請為說法封棺，忝屬久交，理宜相送一程，雖然如是，即今封棺一句，作麼生道？

恂恂儒者佛心腸　　四十餘年法化忙
此日功圓歸內院　　娑婆緇素盼回航

封！

己、輓辭、輓聯

羅時憲居士生西覺靈

度己度人啟發菩提心講佛學窮畢生職志桃李交輝師範世仰
空有空無演繹般若智著文章如等身比重德望相彰典型眾欽

香海正覺蓮社社長
監院　釋果德　釋覺光
副社長　何忠全　暨同人　敬輓
香港觀宗寺住持
祕書長　區潔名

時憲居士上生

以居士身講學不倦僧俗同尊若文會
弘彌勒教行解無差有空並遣步維摩

寶燈
香港佛教僧伽會　敬輓
超塵

羅維摩孔章上生

弘法培材揀妄辨真欽慧眼
闡教繹論談空說有識機緣

妙法寺董事會仝人　敬輓

羅公時憲上生兜率內院

域內宣唯識桃李茂榮佛種紹隆遍世界
堂前參般若智行深遠甘霖洒演淨人間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
仝　敬輓
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

時憲先生教授千古

唯識專長復以餘才示般若
曰耋高壽劇憐惡疾厄天年

香港金剛乘學會　台北台中　新加坡
劉銳之率　台灣　金剛乘學會
馬來西亞同修會　同人　敬輓
台南高雄　太平

時憲先生千古

儒佛同參論語金經二教聖人遺澤遠
音容宛在春風化雨三千弟子沐恩多

明珠佛學社同人　敬輓

羅時憲居士往生

唯識丈宗師數十年來廣布法音宣妙諦
色身原夢幻三千界內復歸自在得清涼

佛教法雨精舍
香港佛學書局　釋松泉率眾　敬輓
英國法雨禪寺

羅教授孔章大德靈右

會務仰元良多年佛殿提攜文學事功瞻浩浩
經壇鐫大德一旦人間示寂師恩弟誼痛茫茫

法相
香港　三輪　佛學班同學會全體同人　叩輓
世佛

時憲大居士歸真

學究天人慈宗巨子
色無分別再世維摩

佛教法住學會同人　敬輓

時憲所長千古

蓮　登　上　品

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　敬輓

時憲教授千古

乘　願　再　來

能仁書院文史研究所　敬輓

時憲所長老師千古

遵範長存諸生敬仰
寂光永照四眾蒙恩

哲學研究所
能仁書院暨　全體員生　敬輓
文史研究所

孔章居上上生

著書立說紹先賢法業慈恩門下真子
解經釋論啟來哲慧命兜率院內學人

修智
內明雜誌社　敏智　敬輓
素聞

羅公時憲老師上生兜率內院

佛法精研常修瑜伽行應生兜率
顯密同參宣揚般若學乘願再來

智行教育促進會　敬輓

羅師孔章教授千古

依般若智統十二部經教談空說有不離中道
蘊菩薩悲攝阿僧祇眾生上天下地無住涅槃

彌勃佛學社　同寅　敬輓

時憲會長上生兜率

悲世運哀正法歐呂之前誰大士
立規章起沉壁奘基之後有斯人

佛教法相學會　同人　敬輓

先師羅公時憲千古

壯懷獨紹慈宗不壞性空而說有
嶺外誰觀唯識既開風氣復為師

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　同人　叩輓

羅公業師上生內院

昔年元洲受論棒喝兼施猶在憶
今朝香江捨報功德賅備必上生

學人　素聞　敬輓

羅時憲老居士蓮右

上　生　兜　率

石溪　蘭若　釋心明　敬輓

羅教授孔章大德靈右

佛學仰宗師唯識般若金剛晚輩蒙恩沾厚澤
經堂聳泰斗粵省爐峰加國寺門弘法濟蒼生

後學　釋淨達　合十敬輓

羅公業師上生兜率

演性相奧旨莘莘學人霑法益
闡空有深義芸芸眾生脫苦輪

常證　明忍　悲昱
學生　敬輓
如聖　惟敘　陳文蘭

羅公時憲教授蓮右

依唯識理修唯識行證唯識果上生兜率見彌勒
現人間身施人間教說人間法廣化有情成佛陀

釋證蓮
學生　　敬輓
釋證源

孔章恩師上生內院

智不住諸有上生氘史
悲不滯涅槃下化娑婆

釋智慧　倪　星
學生　　敬輓
陳佩光　陳雁姿

時憲夫君靈右

衾枕六十年良人亦是良師憂患共嘗海角棲遲成一夢
間關千萬里嗣祖仍須嗣法子孫承志靈山譜讚待未亡

妻　雷美英　泣輓

時憲先生千古

論交誼屈指逾四十年載笑載言記聯吟拈韻杯酒談心
共期毋負平生西子湖邊故國雲山迴舊夢

遽爾歸真極樂薩歌聲裡海隅風雨釀冬寒
研唯識享譽遞大千界亦儒亦佛矧法相明宗三輪結社

陳道生　拜輓

時憲兄千古

成佛生天樂上梵宮飛升上界
明倫弼教梅羹馬帳永念高賢

王韶生　敬輓

時憲兄千古

藥石嘆無靈心傷哲士
宮牆思有道業著千秋

朱夢曇　敬輓

羅時憲教授千古

唯識是參為眾生法
名山著作最上乘禪

蔡伯勵　敬輓

時憲教授千古

現維摩身展廣長舌說法五十年菩提樹種香江地
行彌勒道修瑜伽觀讀經一甲子般若花開兜率天

談錫永　敬輓

時憲吾兄千古

樂上西歸唯識常在
香江南望般若通明

弟　郭英殊　敬輓

時憲學長上生兜率

六十年彈指光陰幼學同窗顯密同門已知公為天上客
累千劫普賢大業威儀自在舒卷自控淒然默對伯牙琴

金思莊　敬輓

羅公時憲大善知識寂照

瑜伽師地百法明門法相宗義親聞述
能斷金剛現觀莊嚴般若理趣仰公弘

末學　梁智雲　敬輓

時憲尊兄千古

數十年傾蓋論交八斗才華護法佛門尊長老
大半生栽培桃李三千子弟齊聲度禱輓宗師

陳魯俱
同　　敬輓
張佩常

羅教授時憲千古

五十年弘法法相崇空緣渡眾生離苦海
三千卷經文文章唯識業隨士庶傳人間

唐端正　梁瑞明
同　　敬輓
王晉江　嚴柱龍

時憲老師千古

四十載旅居香江最難忘上庠聽法
壹甲子宏揚唯識至可喜果證菩提

生　葉龍　頂禮

羅時憲教授千古

世世奉如來四相俱離不離娑婆渡信眾
身身現彌勒萬法唯識轉識兜率會同宗

楊永漢
後學　　敬輓
王良創

羅老師孔章時憲大德靈右

福臻洪範壽享遐齡繼述付兒孝孫賢公無遺憾
節序寒冬人登極樂憑靈念師恩弟義眾有餘哀

愚晚生　鄺瑞棠　頓首　拜輓

羅老師孔章大德靈右

祥開三葉德列達尊終身佛學精研唯識金剛勤雕弟子
壽邁八旬福臻洪範一旦塵寰示寂瑜伽般若永澤生徒

門弟子　葉文意　頓首　拜輓

時憲吾師歸真

假一年與佛同壽
得自在唯師是徵

受業　霍韜晦　拜輓

時憲老師千古

粵海南來立教立宗演中觀瑜伽不二法
高辰北仰持經持律登禪那般若究竟天

弟子　李潤生　頂禮

羅老師孔章大德靈右

道尊釋聖術擅甄陶德澤被佛宇上庠化雨春風融末學
壽享彭齡福兼洪範桃李滿校園經殿噩風冬雨悼先生

門弟子　甘雪雄　頓首拜輓

羅公時憲老師上生兜率內院

法門龍象妙音說法香江渡世稱第一
菩薩再來演繹經教娑婆苦海作明燈

廖垣添
弟子　　扑輓
周品潔

孔章吾師上生規史內院

香江宣內學風氣開慈師緇素同瞻維摩說法
南國觀真言續經啟密行香雲相引彌勒親臨

辛漢威
弟子　　頂禮
凌桂珍

孔章吾師上生內院

佛法重薪傳遠紹那爛中興慈恩接踵支那內院遺風家法嚴明桃李茂
兜率虛上座始倡唯識繼演般若盛弘瑜伽菩薩學處宛如彌勒化人間

王聯章
弟子　　拜輓
鄭苑嫻

羅師孔章蓮右

雙運堂前蒙訓導開我智慧
龍華會上願相逢共證菩提

劉萬然
弟子　　敬輓
黎冠章

羅師時憲老居士往生淨上

度有緣眾顯揚聖教
受欲界生示現娑婆

張漢釗
受業　　敬輓
陳翠霞

孔章親教師上生兜率內院

一代宗師宏揚慈氏學說渡有緣眾
移心大盜能持轉識成智隨願現身

邱紹廉
受業　　敬輓
鍾健明

羅所長吾師千古

朝思暮思思師唯有識
口佛心佛佛法應無邊

生　鄺國強　敬輓

羅老師孔章時憲大德靈右

彌勒濟群倫六十年宣講佛壇愚魯感雕磨唯識諸經弘正道

爐峰開絕學數千里傳揚釋法寒冬驚噩耗華夷萬眾禱香雲

學生　呂榮光　頓首拜輓

孔章吾師上生兜率內院

慈恩比父母
福慧配乾坤

受業　陳繼恰　叩輓

時憲老師靈鑒

時不我與念師走南天創空宗法相弘佛誦經五十載
憲由心生思魂歸樂土留刪述唯識度人悟性三千徒

何美嫦
受業　黎景鎏　敬輓
樊國基

孔章老師千古

佛殿起慈雲普渡眾生聽面授經言頓使頑愚成玉石
程門立寒雪虔瞻大道幸親承塵教果聞芬馥溢園林

學生　潘雪芬　頓首拜輓

羅師時憲先生千古

橫眉直心若金剛嚴持法杖
有教無類是菩薩普作慈航

黃敏浩
同　　敬輓
李立一

孔章老師千古

佛力無邊佛法莊嚴多年大德勤宣幾許生徒蒙厚澤
師遇有緣師恩深切一旦噩音乍報萬千弟子失恂矇

生　孫錦江　頓首拜輓

羅公時憲教授往生

出廣長舌澤被後學 以有說空光遺法
發獅子吼振攝愚頑破邪顯正紹如來

陳家寶　何兆光　王雪珠
後學　　敬輓
鄭偉漢　張偉龍　王雪欽

孔章吾師上生兜率

師恩浩瀚何處再酬沉痛千古唯精進
經義幽玄有路能入苦海無邊見慈航

趙國森　陳懿行
弟子　　頂禮
劉惠明　廖敬珍

孔章吾師上生兜率內院

般若精微非睿智無以探理
唯識廣博捨羅師誰與窮源

受業　弟子　區樹根　頂禮

羅師時憲上生兜率

汲汲仰高風趨附經筵十載提撕此德此恩唯頂戴
殷殷施法雨流傳教澤一朝坐化為生為友總心傷

杜綺華
受業　弟子　同　拜輓
陳泮雲

羅所長千古

驚聞噩耗佛門多秋雨悲慟折損一員大猛將

幸得佳音杏壇滿春風欣喜圓融獨自向如來

後學　吳俊融　敬輓

羅師孔章教授千古

行十力智慧弘揚經律論化渡十方出苦海
修三昧禪定捨斷貪嗔癡飛昇三界聽梵音

弟子　陳偉佳　敬輓

羅時憲教授千古

登　臨　淨　土

學生　曹啟　敬輓

羅時憲教授往生

驚聞太璞歸真退藏於密
留得名山著作儒佛同參

學生　鄧銀珠　敬輓

孔章吾師上生兜率

會通性相不捨娑婆世間傳諸佛法

雙運悲智全心菩提道上解眾生疑

蔡　浩　嚴容楷
弟子　　廖國興　頂禮
莫瑞霞　易偉強

羅師時憲居士往牛

羅氏弘經化眾生
公正敢言度世人
時來示寂淨土往
憲範名師懇再臨

學生　黃燕雯　敬輓

羅教授孔章先生千古

佛門龍象弦大乘經論重演慈恩談真空說妙有
般若瑜伽斷有情瞋癡再現彌勒出生死入娑婆

後學　陸偉釗　敬輓

時憲教授千古

五年來幸聞正法畢世難忘空宗有宗集大成般若渡人同解脫
一室中乍生佛香剎那坐化能懺所懺無分別菩提證道返真如

生　區燊耀　敬輓

孔章吾師上生兜率

彰現觀般若真實理
演深密識論了義經

李葛夫　陳冬梅
學生　敬輓
胡美珠　蔡小玉

先師羅公時憲千古

北美憶追隨警教常親壇坫時聆教誨
香瀛傳噩耗神明如昨弟子痛失宗師

安省法相學會眾弟子　叩輓

庚、悼念文摘（一）

羅公時憲傳　　•陳道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誠千古不易之論也。羅公時憲，幼習書文，及長專攻經術，以多生宿慧，潛修佛法，悟性特強，舉一反三，深得歐陽竟無及呂秋逸之學，再皈依太虛法師座下。殆一九四九年來港，道生藉亡友馮霜青之介，獲交先生，時相過從，竟成莫逆。某日同往粉嶺淨修禪院，參謁前六榕寺方丈寬讓上人，異地重逢，互傾積愫，追懷佛門大德事蹟，俱莊嚴佛語及菩薩語，道生貧於佛學，困於塵垢，不禁竊自驚訝，蓋羅公口不誦經，手不執卷，若非此行，寧知其為維摩詰再世者哉。

嘗聞百凡事物，因緣時會，有不可思議者，羅公初度在九龍某道場講授成唯識論，不備講誼，語不重贅，道盡窺基大師成唯識論本旨，舉座皆贊嘆喜悅，羅公聲譽，自此與日俱隆，傳頌海隅，永垂不朽！

羅公弘法事功有足紀者三：（一）當午現居士身說法者，以羅公為第一人。（二）發揚唯識學，羅公開其先河。（三）羅公以足因緣度無量眾，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入室弟子享盛名於時下者，不可勝數。

羅夫人雷美英女士，貞靜幽嫻，仰止德人，鄉黨稱頌，羅公無內顧之憂，得以全力弘法著述，使人殊堪敬佩！

贊曰：公生前不千名利，安貧樂道，壽考之餘，報施亦豐，四子三女，鸞鵠在庭，以華其終，哲人遠矣，余何所從。

一九九四年六月

庚、悼念文摘(二)

從「三可與」悼念羅時憲先生　　・金思莊・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篇》這一章，我的同窗羅時憲几章先生最常掛在口邊。六十年來歲月的陶鑄，我們也可以說從「可與共學」進於「可與適道」；從「可與適道」進於「可與立」。可是在「三可與」的基礎上，終究未能進於「可與權」的境界；此在我之所以為失，亦即在孔章之所以為得乎！

憶昔一九三三年，我初進中山大學附屬中學肄業，有幸與孔章為同窗。彼修讀理科，我修讀文科，科目雖殊，然亦無礙乎交往。越三載。於一九三六年同進中山大學文學院，時在廣州市郊石牌寄宿。翌年日本侵華，蘆溝事變，時局日非，大學遷返市區舊址上課。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我等逃至香港，借讀於嶺南大學；未及一年，中山大學於雲南省澂江縣復課，我等隨往。如是在國難磨礪中成長，終於排除萬難，完成四年大學教育，於一九三九年秋參加西南聯合大學畢業會考。畢業後，我即回港，孔章則進修中山大學研究院。這是我們的共學歷程，雖相隔數十年，其實況卻仿佛如昨，能不欷歔！

猶憶一九三五年，佛教真言宗王弘願居士自汕來穗，蒞臨中山大學講演唯識。我們雖屬中學生，卻為求知欲所驅使，不約而同前往參聽。從此對真言宗淨信倍添，「可與適道」，殆無可疑。一九三六年，進中山大學，真書宗大德馮達庵大阿闍黎設壇於廣州六榕寺內的解行精舍，孔章往受結緣灌頂，並受三昧耶戒。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戰事結束。翌年春，馮阿闍黎再開密教胎藏法灌頂法

會，孔章又往普賢道場受胎藏法灌頂及再受三昧耶戒。其信仰之堅與我對真言宗之虔篤，誠無有異。則由「可與適道」進於「可與立」者也明矣。

一九四九年，孔章攜眷來港定居，彼此又有緣為培育年青一代而努力。一九六五年孔章創立佛教法相學會，培訓佛家專材，大弘佛法於海隅。我亦追隨左右，在孔章亦師亦友的鼓勵與支持下，一方面參與法相學會工作，一方面在真言宗居士林修學，並在一九九二年起主持居士林的學術講座。由於孔章的居中臨助，法相學會與居士林合作無間，所辦的弘法活動深受各界人士歡迎與接受。當此弘法事業啟步發展之際，孰料孔章溘返兜率，頓使遠行者迷其指南，被甲者失其龍象。如今而後，有惑者誰與為解？有過者誰與為遷？雖曰不捨眾生，乘願再來，但人天殊趣，俟下生以何時？嗟呼！「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有以致之耶？經者足體，權者是用。孔卓之佛學，守其經而行其權，體用一則，所以能自利利他，成己成物；我則學佛不精，守其經而不能行其權，或得其體，或失其用，所以有惑，所以有業，所以有苦，所以流轉異生，無從體證大道。孔章有知，於夢魂之小，示現之耶？點化之耶？臨書涕泣，不知所云！

庚、悼念文摘(三)

悼念羅孔章前輩 **•談錫永•**

羅孔章先生為現代佛家唯識學的大師。

唯識傳入漢土，始自唐三藏玄奘法師。玄奘講《成唯識論》，建立慈恩宗，為漢土佛教開展新局。其門下高弟窺基法師，依唯識學說註釋了一些佛家經論，所稽鉤的玄義便非一般講經的大德所及，由此刺激，漢土許多佛家的宗派，於論述經義時便亦不得不理會到唯識家的觀點。

然而唯識古籍於漢土卻漸散失，此蓋由於其學說艱深之故，兼且唯識重邏輯，不喜歡邏輯卻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例如漢代經師談《易》，系統井然，可是到了晉代，王弼卻以玄談說《易》，由是談《易》者宗之，終於衍變為「作文之體」的宋《易》，這便是喜歡作玄談以發揮，畏邏輯之縛束的一個事例。

可是到了清代，經學家卻厭倦了宋明理學，提倡務實的漢學。在這樣的治學風氣下，便有楊仁山先生從日本取回唯識古籍，重新發揚慈恩宗風。其門下高弟有歐陽竟無先生，成立支那內學院，弘揚唯識，由是便使漢土佛教再一次遇到新的機運。

羅孔章先生就是在這樣的佛學背景下，通過艱苦的研習，終於成為現代的唯識宗師。

據他自己說，其初他並不信服唯識，讀唯識論著，只是想找出他的失謬，準備為文加以破斥，可是卻愈讀愈信服，結果由反唯識變為推崇唯識。

五十年代，孔章先生避地香港，成立法相學會。在生活上，可能足他的艱苦時期。

他講《成唯識論》達十年之久，培養了第二代唯識學家。在此基礎上，由七十年代後期起主持能仁研究所，又培養了下少僧俗，成為博士碩士。在香港培養佛學人材之盛，除先生外不作第二人想。甚至連大陸及台灣計算在內，門下人材鼎盛，恐怕亦沒有多少位大德能及。如今能主持講席的居士，十之七八出先生門下，由是即可見他對佛教貢獻之大。

筆者本人，起初亦厭唯識。一九八六年底避地夏威夷修密，覺得但持中觀見來修，總有斷層的感覺，因此才重新研讀唯識，尤得力於先生所著的講義，經二年之久，修止觀才覺能一氣呵成，即所謂「止觀雙運」。由足體會到藏密次第的嚴謹，而唯識卻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中觀應成派破唯識，其實並不是破唯識的學說，只是破對唯識的執著，所以到了「了義大中觀」的層次，又彼應成派，而變成「瑜伽行中觀」了。

一九九二年中，孔章先生感到如今能讀佛典的人已不多，通過聽他講學、同時又聽筆者講密法的人，跟筆者聯繫，議定十版《佛家經論導讀叢書》，撰述人選皆由先生選定，筆者不過協助其成。而先生以年僅事已高，故囑筆者承擔土編之責，實則無非遵從先生的指示而已。

一九九三年筆者在加拿大與香港，先後跟先生會面，先生均一再督促《叢書》出版事宜，於是兢兢業業，終於先生往生前小書二冊。這套《叢書》若有少份功德，能導有學佛的人能得正見，這份功德應該屬於孔章先生。

九三年十月筆者往加國，先生尚約在多中見而，個期旋即聞先生往生之訊。據云先生往生之際，滿室有沉檀香，火化後得舍利技

多，此即是証先生平昔之修為，非淺者所能測也。若稱先生為菩薩乘願，亦不為過。乃為之贊一——

其死其生，其化其遷，其所示兮維摩相，其所轉兮兜率天。噫，桃李春風五十載，法雨甘霖遍大千。

庚、悼念文摘(四)

莊嚴洒脫的剎那　紀念羅師時憲先生　　・葉文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我到達羅家。

步進羅先生的寢室，他躺臥床上，閉目安詳，氣息微弱，腹問已經不作早日前的丹田呼吸。

合府眷屬齊集，稱念南無彌勒如來。

十二時五十分，先生張開眼睛，說要坐起來。顯揚兄用背靠背的姿勢，德光兄以手撐護著腰脅。僅坐十分鐘就躺下去。然後他不住的用右手整理衣服，拉平衫袂，扯順肘脅的皺紋，又撫摸著胸前，手掌游移上落，好像想察覺紐扣是否扣上；這些動作連續了七八次。似乎要顧全禮節，恐怕失儀。突然，先生用手肘碰碰師母，說：「頂禮佛啦。」師母應聲跪下，再三頂禮。先生張開眼睛，把手擱在額頭，彷彿在遙望，又好像額手稱慶，更似遮擋著光芒。

滿室稱念南無彌勒如來。

凌晨一時三刻，先生仰臥，閉目、寂然。與世長辭。

八扇窗戶大開，窗帘高掀。我嗅到異香，像燒著的檀木，夾雜輕淡的米碎蘭花味，清芬散播，越聚越濃。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串陀天經說：

「此人命欲終時，彌勒菩薩放眉問大人相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華，來迎此人，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

呵！彌勒如來親迎先生歸去兜率淨上了。那麼，他彌留之際，一定預知時至，已經接觸到殊勝境界；於是整衣理袂，叮囑師母禮佛，然後安詳示寂，視死如歸。

莊嚴、尊貴、洒脫、自在的剎那，光輝四射。

筆者今生有幸，親承先生教澤，十年零八個月成唯識論述記的指導，恩重如山。怎樣報答師長恩呢？

先生一介書生，廉潔自持，以宏揚佛法為終生職志。佛陀教義，有高度，有深度，有教理，有熱誠，有實踐，有神秘。綜合先生一生事業，講說唯識，演繹般若，空有圓融，預知時至，有為無漏的修養，福足慧盈，他完全親證得到。

他曾經說過：在三個情況下，他會持續說法。

第一、當地言論自由，

第二、自己有壽命，

第三、有聽眾，只得一個聽眾也講下去。

所以，先生八十高齡仍然宣講佛學，不厭不倦，席下暇煖。這三個情況既平凡又實際，值得學習。讓我步足後塵，以法供養報答師長恩吧！

贊　曰

善哉羅公　一代之雄
傳播唯識　八方所崇
宣揚聖教　大願無窮
般若性空　盡在爾躬
薪火傳遞　佛種紹隆
承事彌勒　住世匆匆
無生無滅　安返兜宮
三界任運　誓願隨同

庚、悼念文摘(五)

一燈燃百千燈　　敬悼　時憲老師　　・霍韜晦・

羅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猶記得在一九六零年初，我修習他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時，即深深為其講學的風采吸引。此後即從遊問學。羅先生毫無架子，課室、校園、步廊乃至茶樓酒肆之間，莫不坦然以告，率性天真，偶及時賢，亦於疏狂中見肝膽，對我思想領域的開闢，極有幫助。

後數年，羅先生在三輪佛學社講《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囑我隨習。恍如宿世有緣，乍聽之下，即不能自休，我的思想自此進入新天地。

六四年，羅先生組織法相學會，我忝為發起人之一，並兼任學會秘書，負責若干策劃工作。又兩年，羅先生欲出版學報，復命我為主編。六八年，《法相學會集刊》第一輯出版。翌年、我亦東渡扶桑進修，與羅先生接近之機會始減少，但師生情誼之深厚已非言辭可表。

七二年，我由日本返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七三年，復編《法相學會集刊》第二輯。旋因課務繁忙，又於中大校外課程部創辦香港第一屆「佛學文憑班」，學會工作不得已放下。七八年，我第一本學術性著作《佛家邏輯研究》出版，即於扉頁上書明「謹以本書獻給業師羅時憲先生」，以誌學恩。第二年，羅先生自瑪利諾神父學校退休，我亦受洗塵法師囑，協助成立能仁哲學研究所。以因緣暢順，遂薦羅先生出任教務長，開香港佛教僧人學者合作之紀元。

八十年後，我對佛學自覺有一整體性的新視野，遂自創法住學會，進而成立法住文化書院及出版社，從事學術文化社會教育工作。羅先生不久亦移民加拿大，不免見面稍疏。但我知道，羅先生對於我，是全無隔礙的，反常於人前提及法住成果不易；年中返港，亦到法住文化書院授課；最近兩年，更答允義務出任佛學系主任之職。我則於每年羅先生華誕，約同兩三知己及法住資深員工，為羅先生祝嘏。《易・繫辭》云：「君于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三十餘年，羅先生對我的影響，是親切而又細緻的。

若從歷史文化角度言，則羅先生不祇善於成就弟子，更寬廣的是：羅先生對佛學研究的提倡，對香港佛教發展的推動，尤其在居士佛教領域的開拓，都有巨大貢獻。羅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南來香港。即自覺有推廣佛學的責任，在各大佛學社擔任講席。當時香港佛學研究風氣尚停留於瞞頇儱統的階段，羅先生力倡唯識，先糾名相，直繼奘、基宗緒。雖然，羅先生學養，已下限於慈恩一宗，而是出入空有兩輪、顯密兩教。他之所以特重唯識，足因為他想提倡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做到以經解經，言之有據。這對當時的學風不啻震聾發聵，摧枯拉朽，所以亦造成一些風雨。從歷史觀點看，這是香港佛教界要提高它自己的層次所必然出現的現象，而非羅先生有所譴，更非如一般人所說，羅先生對出家眾有偏見。所以後來羅先生成立法相學會居士道場，主要亦是悲佛法之不傳，擔荷如來家業應有更廣闊的空間；這是羅先生的遠見。如今，香港居士佛教已盛開，呈現新面貌，這應得力於羅先生的推動。

人在天地問，本來短暫。羅先生以近八十高齡入寂，一生貢獻已溶人歷史。我們應繼武他的道路，沿著他點下的燈光，以「一燈燃百千燈」（維摩經語）纔是最好的回報。

庚、悼念文摘(六)

續佛慧命 **・李潤生・**

《易傳》有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來作評價，則一個理想的佛教徒，不在於他能修止觀，證真如，不在於他能念佛生西，而在於他能續佛的慧命……羅師孔章先生，便是這樣一位能夠「續佛慧命」的真正佛教徒。

釋佛的偉大，在他既能成就自己，亦能成就有情，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孔章老師的偉大，也在於能成就自己，成就有情。《中庸》有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既仁且知，合乎內外之性德，所以成其偉大。

老師的學問，從內學以見其高明，但亦不避外典，故於儒學、道學，乃至西洋哲學，無下兼善；詩詞聯語，無下精到；醫止術數，亦所研尋。故能出入百家，開拓境界，以成就其自己。

老師的佛學，無論顯教密教、大乘小乘、阿含毗曇、瑜伽、中觀，無不通達。所以能在嶺南，因時制宜，分別開出唯識、般若、原始佛教，以及瑜伽行中觀學的研究風氣；在個人的探究上，取得相當的成就，以建立其歷史地位，以成就其自己。

老師著作等身，從早期的《大乘掌中論略疏》，以迄晚期的《八千頌般若經論對讀》，都十數種，均能祖紹無著、世親、玄奘、窺基的義法，成一家之言，以成就其自己。

老師的佛學，解行兩個偏廢，奢摩他與毗砵舍那互相補足，所以名其書齋曰「雙運訛」，取其能「止觀雙運」的意思。儿於修行實踐上，引發輕安，達心注一境的境界；於心一境中，作止觀，仵唯識觀，以契介經論正埋，以糾正時人知止而不知觀的通病。往生時一室生香的諸種瑞應，正足以反映禪修的成就——成己上的另一種成就。

儒家重視「內聖」、「外王」，佛家重視「有利」、「利他」，有體有用。「成己」者是體，是自利的內聖；「成物」者是用，是利他的外王。老師能於成就自己之止，進而成就行倩，所以能合「內外之道」與「時措之宜」。

老師弘法，一周七日，無有間斷，非有大悲，孰能與此？手術之後，上庠講習不絕，「外其身而身存」，非有大勇，孰能進此？帶病之身，籌劃講座，出版書刊著作，曾無倦容，條分理析，不減常日，非有大智，孰能臻此？

「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老師深契古德，常以培育人材為「續佛慧命」的一大使命。老師的法嗣，都能成家，如霍韜晦之創立法住學會，葉文意的主持空中結緣，高永霄的執長世佛，甘雪雄、何美琦、李樹榮、劉萬然等的創辦同學會、彌勒、解行佛學會及加國安省法相分會等，弘揚正法，利樂眾生，整理佛教文化，宣揚於世界各地，一花何只開五葉？亦足與前賢媲美！餘門弟子，或於學術界、或於文化界、或於醫學界、或於工商界，均能於不同領域，成就實踐菩薩精神，把佛的慧命，散播到人間的每一角落。「小德川流，大德教化」，老師成就自己，成就有情，以續佛的慧命，以成就、一位真正的偉大佛子。

余生也魯，追隨左右而無所成名，只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黃昏，我與趙國森、陳懿行隨侍在側，老師自道經已成就「妻賢、子孝、朋友溫情」八個字，還是「生人間好」。「佛法在世間」的「菩薩精神」，溢於言表。微斯人，吾誰與歸？

庚、悼念文摘(七)

悼　時憲師　　**‧鄧綺年‧**

憶初受業於羅公時憲師門下，我年方二十，剛從師範學院畢業，上午任教職，晚問攻讀中文系於聯合書院第二院。羅公授中國通史與中國哲學課。以此因緣，得以親炙。

羅公講學，深入淺出，妙語如珠，學生無不於歡性中受益。選讀羅公課程者，每節輒滿百人，惟羅公聲亮氣宏，毋需假擴音設備，全堂學子，皆能聲聲入耳，字字分明。時我與李潤生君及霍韜晦君為同學，課餘仍常隨侍羅公學習，關係密切；羅公若有差遣，亦必欣然受命，悉力以赴。其後羅公告予等，謂於三輪佛學社開講《解深密經》，予等三人，乃相約共往參聽，足為從師學佛之始。後十數年，不論羅公於何處講經，予等亦不避風雨相隨就學。

一九六五年，羅公組織法相學會，我等受羅公護念，忝為創辦人之一，共襄會務。

一九六七年秋，我與霍君結褵，女方之證婚人為家父，男方之證婚人則邀羅公任之；羅公亦樂意簽證。自此與羅公之關係，更形親切。兩年後，女兒霍因誕生，丈夫遠赴日本留學，我常抱女兒赴羅府拜侯羅公及師母；如師母所云：「懷抱因女亦不知凡幾矣！」

近年，我遭逢家變，拜望，師母必殷殷垂詢勸慰，且多加策勵，勉我振作，護持兒女成長。現今，我得重過安樂家庭生活，追本溯源，我之能承受如許重大打擊，若非佛菩薩加被，以佛法化解我之悲情，曷克臻此？！而我之能認識佛法，信佛行法，明確生命之趨向，端賴羅公十餘年來之啟迪與施教之恩。我未知此生終結

後，來生將往生於何處，惟自信學佛學法之心如一，不論歷若干世，終必能得解脫成就。古德有云：「入佛之門，師為首要。」羅公數十年來，不避風雨寒暑，宏揚佛法，利益有情，其功績乃眾所周知，毋待我言，故於此唯以一己所得之利益，開佈為文，並誠以修行之功德，迴向羅師，祈願羅師早日乘願重返娑婆，行菩薩之事業，渡有情離苦海。綺年於佛菩薩前，馨香祝禱禮敬！

庚、悼念文摘(八)

發揚羅公的講學精神 ・高永霄・

一、羅公去矣

羅公時憲終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離開了他的家人、學生親友及曾經聽過他講學的大眾而往生兜率去了。此後在香港及加拿大的佛教徒，除了在羅公的錄音聲帶中還可以聆聽到間接的說法音聲外，再不可能親身領受羅公的教導法益矣！

自從羅公於去年六月問突然從加拿大返回香港，比較平時預定時間早了三個月，大家就感到有點意外，後來得知他回港的原因是因為胃部有毛病，需要在香港醫理，所以大家就有點放心，後來又聽說羅公因為幽門閉塞，所以未能如常進食，身體日形羸弱，大家於是開始有點擔心，紛紛登門探病，貢獻良方，希望羅公能早沾勿藥，快速痊癒，重登講壇，惠及學子。

可是，羅公的病情日趨嚴重，最後還是順從醫生的勸告，進院接受手術；醫理後，健康稍有起色，我們到醫院探病時，他的精神很好，仍很健談，但是進食方面仍有困難，大家都希望日後漸漸改進，康復可期。

隨著羅公的活動日有增加，例如每星期仍到能仁研究所上課，日問亦常到茶室飲茶，法相學會開會時亦有出席主持會議，亦能參與王亭之邀請齋宴，當他親自看到他的《心經導讀》出版的書本時，亦喜形於色，這樣大家對羅公為法忘軀的精神，深深感到欽佩。不久，羅公無常的消息竟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早上已經傳到大家

的心中，不然使人期黯然神傷，潸然淚下，夫復何言！願羅公在兜率淨土中修行圓滿，重來娑婆度生。

二、五十年代的羅公

回憶羅公開始在香港講授佛教乃是始於一九五四年，那時他是由李續錚居士的推介，在馮公夏居士和曾璧山校長主持之香海蓮社設立佛學講座，開講《成唯識論》，以十年時間才告完成。期內有韋達碩士因此將之翻譯成英文巨構，成為傑出之英文佛學著作之一。

羅公由於曾壁山居上的關係，再於一九五六年開始，每星期一晚，在即黃志儒居士家中，開講《般若心經》。其後續講《唯識抉擇談》和《瑜珈師地論》，結果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在眾緣和合的條件下成立三輪佛學社，購址弘法。該社於去年慶祝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其時羅公更是僅存的兩位創辦永久董事之一。

一九五七年三月，有佛教學者張澄基博士赴美講學。途經香港，說法多天，發起編輯佛教聖經；得到李世華居士、馮公夏居士和韋達碩士的贊成，組成了《佛經選要》編纂會。當時以羅公為主任編輯，並作提要；邢述之居七、劉銳之居士和江妙吉祥居上為編輯。由羅公釐訂綱目，於經論中，擷精輯要，以教理行果為順序，付出了五年的心血精力，書本在一九六二年開始問世，為香港佛教出版界放一異彩。

三、六十年代的羅公

香港政府於一九六零年度，將佛學列為中學會考科目。羅公被選聘為佛學考試委員會之成員，江妙吉祥居士乃根据《佛經選要》之綱目編成《中學佛學教科書》之教理部份。而羅公則為推動佛學課程之得力人員。

三輪佛學社成立後，羅公每星期一晚在社內講述《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略釋》，歷二年之久。一九六二年九月，三輪佛學社首倡「佛學星期班」，課本採用梁隱盦校長所編之《佛學十八講》，資料亦根據《佛經選要》而寫成，而第一屆佛學星期班之最初和最後的講課，均由羅公擔任，直至翌年三月才結業。筆者有緣忝為首屆學員，得沾法益，至為慶車。

隨著第一屆佛學星期班結業後，三輪佛學社繼續開設佛學講習班，邀請梁隱盦校長講《印度佛教史》，羅公講解《佛經選要》；因此筆者得聆羅公現身說法。羅公集選、編、講於一身，以唯識法相經典為主的佛學概論，教授後學，卓然成家。該班歷時二年，方告圓滿結束，其中造就日後不少弘法人材：羅公亦為在香港提倡唯識教學的首倡者。

香海蓮社的《成唯識論》佛學講座結經後，跟著羅公續講《因明人正理論大疏》，地點乃改在銅鑼灣的崇蘭中學上課。學員人數大為增加。筆者亦有報名參學。該課程亦歷時一年，最後祇有十四人結業，他們都成為「佛教法相學會」的創辦人。羅公開展弘揚法相唯識學的活動，繼支那內學院和三時學會的護法精神，在香港這塊荒蕪佛學土地上，默默耕耘！

佛教法相學會成立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期講學地點乃假座當時香海蓮社主辦的佛教慈恩學校：通過梁隱盦校長的關係，每星期口下午由羅公講《唯識抉擇談》：完結後，再講《解深密經》，採用《瑜伽倫記》的注解，歷時多年，直至梁校長轉任孔聖堂中學校長時，才告一段落，返回三輪佛學社續講結經。

四、羅公的著述

佛教法相學會成立後，即著手出版法相唯識典籍。最先出版者乃是《法相學會集刊》。第一輯即刊有羅公的著作《唯識方隅・前導》，到一九九一年完成後篇，其後一併印成單行本傳世。為研究唯識學入門的最佳課本。羅公亦藉此為法相初基者講授課程，後學因此而得窺唯識堂奧。

其他有關羅公的著述，有《成唯識論述記刪註》，可惜祇編著了一部份(約三份一），未克完成全論。此外尚有《解深密經測疏節要》和《瑜伽師地論纂釋》等，亦是研習唯識學者的應讀典籍，因而掀起知識份子學習唯識熱潮。

除了法相宗方面的推動外，羅公近年來對法性宗方面亦有顧及，而且很積極進行講學。筆者曾參加羅公在能仁研究所主講「般若學」的校外課程，獲益良多。有關空宗的著作，例如《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八千頌般若經論對讀》(即《小品般若》與《現觀莊嚴論》的對照)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導讀》等足。

由於羅公後期極力提倡般若學，因此，在香港的佛教界又掀起學習空宗熱潮，雙翼齊飛，不偏不倚，正處中道。由此可見，羅公的學養豐碩，知識淵博，令人敬仰。

五、羅公的晚年

一九七九年起，羅公接受洗塵法師的邀請，出任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其弟子多人紛紛投考成為學員，多年來獲得碩士學位

者有十餘人。請羅公為論文指導者，完成佛學論文十多篇，均為有份量之著述。

一九八一年，羅公應釋永惺法師禮聘為菩提佛學院講師，選講經論課程，經過了四年的授課，成就了一批僧人幹材，在香港的佛教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頁。

一九九一年，羅公更應聘為法住文化學院佛學系上任。多年前，每當羅公在加拿大回港時，便為該院開設佛學課程，聽眾慕名而至者，甚為踴躍，足見羅公的聲譽顯著，馳名於世。

除了為上述佛學會講授佛學外，羅公更在金剛乘學會、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法雨精舍、佛學班同學會等各佛教闡体設立佛學講座，桃李滿門，不計其數。因此，在羅公往生後，筆者謹祈望後繼有人，繼續發揚佛學。其實，在羅公的學生中，能夠獨當一面，樹立法幢者，有李潤生先生繼掌佛教法相學會，霍韜晦先生創辦佛教法住學會，何美琦居士創彌勒佛學社，黃家樹居士掌明珠佛學社，王聯章先生創普明佛學會，葉文意居士創佛學班同學會，李樹榮先生創解行佛學會，凌桂珍、辛漢威居士創智行教育促進會，及筆者出掌世佛會及三輪佛學社等，都能致力於弘揚佛法，保持羅公的教學精神，矢志不懈！

最後，筆者時刻銘記著羅公的教導，他希望各學子能夠知道「飲水思源，不可忘本」的訓言。雖然羅公平易近人，不拘言笑，但是在講學時，則態度認真，治學嚴謹，將佛學發揚光大。羅公已經為大家奠好了弘法的基石，未來的結構上蓋，就要倚靠大家努力去完成了！

書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九日羅公七旬之夕

庚、悼念文摘(九)

羅師孔章教授榮哀錄題　　.甘雪雄.

雪雄以魯鈍之資，沭承　羅師雕琢，垂二十餘年。親炙既久，受益良多。今「榮哀錄」編輯蕆事，將付梨棗，又安能無一言以誌其端？忖思個人與聞佛理，學會籌置會所，俱蒙　厚降深恩，則實不知從何說起！率成四言八章，藉寄終其生銘感之懷云爾。

維我師尊，成均碩彥。佛學精研，窮理通變。

講經宣導，誨人不倦。扶掖後進，功鐫會院。

遐齡示寂，馨馥登薦。既榮且哀，歿存天眷。

輯錄圖文，千秋誌念。嗚呼痛哉！臨書兢戰。

弟子　甘雪雄　敬題
佛曆二五三八年初夏穀旦

庚、悼念文摘(十)

毋忘我師 **・廖垣添・**

最初認識羅公時憲老師於一九七六年。是年於大會堂高座的演講廳初聞佛法，由葉文意老師的極力推薦，藉此機緣得以前往佛學班同學會聆聽羅老師演繹《成唯識論》。那時我雖是佛學的門外漢，但由第一次聆聽羅老師講經，已深覺得他為法門之龍象，說法的第一名師，故每週絕不缺席參聽，不覺經年。

當時聽經的人，每次都有近百之數，把當時還未擴充的佛學會，擠得水泄不通。聽眾來自不同階層，有在大專修學的年青學子，有年紀老邁但仍努力學習志氣可嘉的居士：背景不同，要能契機說法，實是非常困難。可幸羅老師既是學者出身，又專研佛學，更有實修的經驗，所以講上經來，總能兼收並蓄，十方包容，令在座參聽之眾，無不各得其所，法喜充滿。

老師初期並未公開講經，他說法的因緣，起自他最初發心為他的學生於課餘時講說佛經，其時參聽的學生相當踴躍。未幾，馮公夏居士（現任溫哥華佛教會會長）相邀老師於香海蓮社公開演說佛經，遂開居士講經的風氣。老師精研佛理，辯才無礙，說法精闢，絕不含糊，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的信眾。不但如此，有些勤奮的學生，經老師栽培若干時日之後，亦深得其真傳，能各自於四方廣宏佛法，各能獨當一面，佛法由是輾轉流傳，大盛香江。今一佛法之能盛佈於香江，追源溯始，莫不緣於老師的發大心，弘揚佛法，又一燈傳萬燈，潤澤蒼生無數，稱老師為說法渡世第一，絕不為過。

法門賂象　妙音說法　香江渡世稱第一
菩薩再來　演繹經教　娑婆苦海作明燈

據師母所說，老師每天晚上講經回家，無論足多麼晚，例必看經寫作一段時間，然後就寢。老師習靜於早上，日間弘法，晚問仍工作無間，如斯的工作及修行態度，誠為我輩後學的典範。

羅老師為人率直，不愛拘謹，對待學生，亦喜以朋友身份相交。不論任何人，無論是行沒有學識，有沒有錢財，只要對方誠意問法，老師無不盡力傾靈相授，以平等心，視待一切。

每至講經場所，羅老師永遠是充滿自信，和顏悅色，無畏施的精神，自然發放。偶遇有一些不如理的情況，老師為免眾生迷誤，亦問有厲言直斥其非，但轉眼問，老師又似若無其事，談笑自若的如常講經說法。而此亦正顯出老師絕不矯揉做作、胸懷磊落的可敬品格。

由於工作關係，我於八零年代初期，便抽不出時間繼續聆聽老師說法。未幾，聞說老師及師母要移居加拿大。求証於甘雪雄老師，証實無誤。我問甘老師可有考慮懇請老師留港繼續說法；甘老師說沒有，因為她也贊成老師移居加國。我問何解；甘老師說：「傳當世莫若口，傳後世莫若書。羅老師勤於說法多年，未有太多時間著書立說。今次移居加國，正好讓老師有多些時間著述，以傳後世。」我聽罷雖覺不無道理，但心底仍禁不住茫然若有所失，總希望羅老師一方面能著書立說，一方面仍能留港績轉法輪。

可能是很多人都跟我有同一的希望，老師於居加拿大期間，仍不時往來奔走於加港兩地，為香港的佛子繼續講經說法。以老師及師母的近八十高齡，猶能不顧辛勞，由加國多倫鄉市附近的咸美頓市，乘坐汽車及飛機，經二十多句鐘的旅程返港（回程時間未算在內），老師的弘法精神及苦心，誠屬可敬。

佛法稀有，難遇難值，對我來說，足人生必修的課程。我從佛法所體會到的法喜，簡直足人生最寶貴的。人生於世而不聞佛法，可算是白走了一趟。我對佛法的尊崇重視，可想而知(我相信很多的佛子亦有同感）。而羅老師是我們的佛學啟蒙導師，我們對老師的尊崇敬重，亦可想而知。但老師已離我們而去，我們於追思老師之餘，不禁要問：甚麼才足對老師表示尊敬的最好方法哩？

相信老師最希望見到的，便是他的學生能把他的學說（亦是佛陀正法）延傳發揚下去，以一燈傳萬燈，秉承老師的遺志，相信這是對老師表示尊敬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若我們能把　敬及愛護老師的心，繼續延展到師母及他的家人身上（雖然她們於各方面亦多餘裕，無有所需），那麼亦是對老師一種至真至誠的表達尊崇敬謝的方法。我常想，沒有老師，我們能有今天的成就嗎？

樹縱高大　不離根上
人能傲立　毋忘我師

人命無常，世情多變。可敬的老師悠然往生，離我們而去，我等佛子昧於佛理，復失良師，仍在娑婆苦海浮沉，出了無期，自足悲慟難禁。但憶念老師多年來一天復一天的說法利生，圓滿了他的渡世大願，如今重返兜率，於菩提道上，更上一層，亦誠屬我輩佛子所應為老師欣喜的事。

深悲我輩出了無期　導世良師卻離於世
誠為師喜娑婆滿願　菩提道上更上一層

庚、悼念文摘(十一)

有容乃大 **・辛漢威・**

我謹隨羅公孔章老師學習佛法始自一九七四年，初聽老師講解《唯識三十頌》，繼之隨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部主辦的「佛學文憑班」上學習，期間得老師及多位教授指導，諄諄善誘，使每位同學得益良多，極之殊勝。

正如大家所知道，在香港，老師是弘揚法相和唯識的始創者，亦是開居士說法之先驅。除公開闡揚顯教佛理之外，老師更是一位虔誠的密教瑜伽行者；早在民國三十餘年已隨藏密大德諾那上師得十一種本尊灌頂，繼之得東密真言宗豐山派第五十代傳燈大阿闍黎馮達庵金剛上師傳授金胎兩部灌頂，受灌頂後數十年問勤修密法，未曾間斷。

因為老師兼修顯密兩乘的關係，所以我在聽學期間得聞密法奧義。亦在一個因緣之下，經老師指引，我得以到香港真言宗居士林跟隨密宗大德修習密法。在學密初期，曾因求法心切而暫停往聽老師講學，為此曾被老師呵斥，他指出密法中有很多修持儀軌其實足包含著空有兩宗思想的，如未通教理而修持密法責難得其精髓，圖具形式而已，此點是對密教行者的很大啟示。以前宗喀巴大師亦強調顯教的教理、密教的修持應循序漸進，由顯入密。可惜在近幾拾年問很多密宗修行人偏重儀軌修持而忽略了教理的學習，我亦曾犯同一錯誤而被老師指正。就此僅把它重提與學密的同道一起分享，讓大家有一個明確的修學路向。

老師曾再三強調如要學好密教應從教理人手，繼而前往密法盛行的地方進修，如學東密應往日本，如修藏密可考慮北印度跟隨達賴喇嘛一系，以其教法足有一系統制度，而不會只求片面形式的修持。

在得到老師清楚指導下，我亦如言往東瀛進修。在日本修學期間仍時得老師來書指導。老師說：我們中國人學佛，不要將自己局限於中國人研究佛學的範疇系統中，應該吸收他國人士的研究成果，作為我們研究佛學的另一豐富資源。日本有很多成功的學者，早期有木村泰賢、村上專精，繼之有真野龍海、中村元等大德。英文資料方面，有孔茲（Edward Conze）、徹爾巴茨基(Th. Stcherbabatsky)等之成果，亦可堪借鏡。

近年很多藏傳佛學典籍隨藏傳佛教西播，翻成歐文，也成為現代佛學者的另一寶庫，在老師大力提倡下，弟子們閱讀外文佛學著作亦成為風氣。

老師近年雖移居加國，仍保持每年回港講學，期間我仍常隨老師學習，言談之中，悉知老師還有一大心願，乃為印度密教東傳成二大系，一者東密、二者藏密，今國人應發大心兼學二者，取長補短，不為舊有門限所制，融會貫通，定能為我中華密教開一全新局面。惜此工作極為艱巨，非大心者及大智慧者決難實現。在此我謹略述老師宏願，希望日後有能發大心者，大成中華密教，實為千秋盛事。

寥寥數語，實未能盡表對老師大恩之感激於萬一，最後謹借用我們日常諷誦的般若經心咒與大家共勉：

「去啊！去啊！我們一齊同登彼岸，圓滿到達彼岸，吉祥成就。」

庚、悼念文摘(十二)

生有自來念羅公 **・王聯章・**

筆者正式追隨業師羅公孔章先生研習唯識可追溯至一九七七年暑假，當時剛考取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正等候通知上課。在這之前我已間歇地參聽了羅公的一些講座。羅公與筆者師徒間第一次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他於佛學班同學會講解《唯識三十頌》時；筆者是在最後階段才有空去參聽。一天，他在講述修行至佛位時，金剛智起，摧滅一切有漏種子；忽然詢問大家何以金剛智只摧滅有漏種而不會摧滅行者自初見道後即熏習的無漏種。當時無人回答；而筆者則坐於聽眾中間，既非前排，亦不觸目。羅公審視聽眾，忽指筆者，要筆者回答。而筆者亦忽衝口而出，答以「火不燒火」故。查此四字，筆者從未從任何書籍或聽講中知悉，只是被羅公引發，腦際靈光一閃，衝口而出。羅公當即點頭稱善。從此師徒間仿有默契。我更自此追隨恩師學習不捨。以後，我經常察覺到羅公在講學時有異於常人的觀察力，最能因機演教，視當時聽眾的領受能力而隨機說法。故此，追隨過羅公聽講者，往往如沐春風，如坐化雨，不捨不離。

自進入港大後，筆者常在課餘邀羅公茶聚，得以深入理解很多有關唯識義理玄奧的問題。當時經常聚會的地方便是中環陸羽。其中聽聞了不少羅公不輕易為人道及的宗教神祕境界。要知羅公少年時博覽群書，遍訪名師，佛道顯密各家均窺堂奧。其中鮮為人知的是羅公深諳道家的「圓光術」。戰後來港初期，大師如錢穆、唐君毅均懇請過羅公施術察看其前生來歷；當時羅公並未正式弘法，偶亦戲而為之。一次，羅公隨便命觀術的孩童看看自己的前生，竟然

發現一背部微駝的老僧，隨一童子走在雲端，老僧即自雲端下降。又羅公少時曾隨友人至當時的佛經流通處購買佛書，當時初翻有關唯識典籍，書前印有玄奘、窺基等大師像，羅公即赫然憶及在夢中見過。羅公憶及在夢中時自己是一小童，在一極大寺院中到處玩耍，忽然跑到大殿，見一僧人如玄奘大師者居中，其時與另一僧人如窺基者在旁侍立。大殿中僧眾圍繞。羅公猶記得自己是從人縫中窺見，並不知玄奘、窺基的大名。自此，羅公研習唯識，領悟特別敏銳。後隨馮達庵阿闍黎修習密法，竟在定中看見自己掉下一眼，旋又生一新眼；出定後，對佛典的悟解更異常人。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公避居四川，廣州舊居藏書散失，其中包括他已曾句讀標點的《瑜伽師地論》。但戰後回到廣州時，竟於舊書店中重見原典，得以購回。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羅公能成為一代唯識學大師，德化中外，實屬生有自來。

羅公一生除講學外，修持不輟。他對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論》中有關止觀部分，甚為推崇。他自己也勤修止觀不輟。定境之深，親近他的弟子都甚瞭解。毋怪乎去世時，異香滿室，七日不絕，（報載異香三日不散，查實據師母所說臥室香氣直到羅公舉殯後才散去。）荼毘後，舍利無數。在佛教志蓮淨苑舉行追悼法會，當宏勳法師主讀疏文時，不少與會者再聞異香。此皆足證羅公是乘願而來，弘揚唯識。我們都知道追隨彌勒如來的行者，都是不捨塵濁有情的，筆者深信羅公不過是暫且放下世緣，回到內院，聽彌勃如來說法一會，右遶三匝，又重臨人間，大弘教化。且讓我們馨香祝禱，翹首以待罷！

庚、悼念文摘(十三)

雙運堂前蒙教導開我智慧　龍華會上願相逢共證菩提　・劉萬然・

羅公：

我雖自少受佛教薰陶，但對佛學卻一無所知，雖經常參與寺廟的講經法會，但對教理始終是不明所以。直至大學畢業那年，剛巧你在三輪佛學社開講《成唯識論》，我才有機會正正式式的學到佛學！你把艱深的道理，複雜的名相，以最顯淺的詞語配合日常的生活知識解釋清楚，使我智慧大開。在這二十年來，你不但教我佛理，還教曉我修習止觀的正確方法，更引導我受持瑜伽菩薩戒。你簡直是我的明燈！

人生無常，在你開始講授中觀學說時，不幸染上了癌症。你患有胃癌的消息傳出來後，我們感到很徬徨。同學們雖然明白到生老病死無人能免的道理，但總希望你得到佛力加被，壽命延長，宏法利生。我等為你拜懺，祈求你能消災延壽。有位同學在持大悲咒時，更見到窺基大師代你上香，大眾都以為你定可藥到病除，繼續為我們開顯深密義理。可惜事與願違，眾生福薄，無緣接受你的教益。

羅公，每當我們在你的靈位前回向，唱讚唱到「願親法中王」時，我總是抬頭看著你的遺照作觀，我留意到你有時在苦笑，有時在微笑。

你在苦笑，因為你的假體不能久住塵世，未能完成你弘法的任務。你在苦笑，因為站在你靈前的我等，未夠本領繼承你的志願，

在加拿大宏揚慈氏正理，更未能切實的修行十善，未能在日常生活中貫徹瑜伽菩薩戒的精神，雖然曾受你面命耳提的教導，我等的貪瞋癡慢卻無時或息。

你在微笑，因為歷代有多少修行人能夠如你一般去世時異香滿室，安詳地右脅而臥，以及火化後得到無數的彩色舍利：這證明你不是空談理論之輩，信而有徵！

不少人說在夢中見到你，更有人說在念經時見到你的示現；不論這些是獨影境或是非量，他們懷念你的心情足顯而易見的。我不希望在夢中與你相見，因為這是無義意的。我要躬行十善，守菩薩戒，多讀經論，行行餘力則以弘法。但求能在龍華會上與你相會，再沾法益。

羅公，我十分感謝你的教導，正如謝國生同學在你生前對你所說：多謝你送給我們開啟智慧寶庫的鑰匙，使我們可以打開這個寶庫終身受用。我真的希望在龍華會上與你相逢共證菩提。

弟子　劉萬然　頓首

庚、悼念文摘(十四)

追　思　篇　　**•鍾健明•**

始自一九七四年，得邱紹廉師兄的指引，我有緣得以接觸密教。那時疑惑甚多，不能自決；幸好機緣所至，認識了兩位名師，一齊羅公時憲先生，二者劉銳之上師。我相信此乃老師大悲人願之所成熟。我然後行可藉的機緣進一步去研習佛法。

當時羅公講授《佛經選要》。從學習中，我得以解決人生很多疑惑的問題。自此對佛教產生濃厚興趣，原因可有數點：一者、羅公以善巧方便的教法，使學人得以明白正理。二者、羅公教學特重家法，分清教派間的差別，以免學人誤入迷途，浪費時間。三者、羅公不但平易近人，言教在前，身教在後，淳淳善誘，使我感受到有如父子間的親切，自然對他產生無限的敬畏，因而精進不懈。此後，每個週日，我從羅公聽習《成唯識論述記刪注》。後因出版延誤，羅公改授《瑜伽師地論》的「戒品」，使我對人生獲得正確的方向。後來，又因修持者對「禪定」產生疑惑，所以羅公繼而開講《菩提道次第廣論》。不久，行部份學人對人個前景失掉信心，羅公對機再開講《西方要決》，因而引起十方善信的聽經熱潮。

到八十年代中期，羅公移民加國，每年只有五、六個月在港。起初還以為是我們的損失，後來反覺帶給我們無限的益處。閃為這樣安排他有更多時間去整理講學資料，使他的講學內容更為精要，更能廣攝善信。羅公於近年還出版了《般若經論對讀》、《解深密經圓測疏節要》等主要著作，嘉惠學林。

他的講學精神，曾一浪接一浪地引起熱潮；血幣發病以後，仍堅持弘揚佛學，實在難能可貴。他雖然臥病在床，但對弟子的關

懷，卻無時或已。他所樹立的榜樣，是我們弟至足欽敬值得取法的。

認識羅公是我的福氣。他令我從灰暗的人生中超拔出來，進而建立起積極的人生觀。在我的心裏，羅公永遠是我最件敬的一位老師，但願盡未來際，他也永遠是我的老師。

庚、悼念文摘(十五)

靈堂的悼念 **•邱紹廉•**

坐在靈堂，靜侯大殮儀式的舉行。遊目四顧，滿掛在牆上的輓聯，鉤起我重重的回憶。羅公畢生盡心盡力，講經弘法，他不斷播種，默默耕耘，那豐碩的成果，如今便陳置目前。

一九六七年，有緣進入金剛乘學會，隨　劉上師修習密法。顯教部份，初由自學，所遇疑難實在太多。

有見及此劉師於是教請　羅公(董事）開設佛學研習班，講授者有梁隱盦校長、葉文意老師等多位大德，演說《佛學十八講》等基礎課程：繼由李潤生、林潤根兩位老師講授「因明學」，羅公開示《現觀莊嚴論》。當時，由於課程艱深，講者雖然悉心教授，聽者仍難免有日漸減少的趨勢。我等叨陪末席，只能沾嘗佛海一滴，但已嘆為觀止。那時羅公於授課之中，常愛略述一些趣事異聞，引起我等的學習興趣，時建明兄親近羅公，從而學得「圓光術」。此原是旁門小道，但經羅公修訂傳授，反而使我等體會到「唯識所現」的意義。

羅公退任中學教職後，講經更多。吾等從遊，除三輪佛學社每週定期聚會外，更有三輪、法相、世佛同學會，問亦隨聞於「宗教友誼社」。後在「能仁研究所」、「法雨精舍」、「真言宗女居七林」……各處均設講座。我們聞法有點奔波，然而，每當想念羅公不辭勞苦，為法忘身，便不禁肅然起敬，奮力赴會。

八十年代，羅公移民加國，料可多點休息。那知，不久他在加國不但創開講壇，更成立法相分會，而鴻篇巨論，如《般若對讀》等紛紛見刊。每年返港期間，每晚講座未歇；課餘更喜閑談，指導後學 ，更使吾等獲益良多。

前時羅公於加國遭遇交通意外，師母亦因而受傷，幸好化險為夷避過一次劫難，豈料下久，公又示疾。他於休養期間，亦親自出席法相會議，有後學友人到訪，例必扶病相見，談笑自若。在此期間，吾等未聞羅公吐露半點病苦之詞，更不見一絲病苦之容；我等都以為只屬小恙，經手術割治，不久當可恢復健康，使我們有機會再沐春風，巨沾化雨……

哀樂之聲再起，現在，竟然是行禮的時候，我只得無奈地收拾思緒，列隊靈前，對此「一代宗師」行最後瞻仰遺容之禮。我暗地祝頌老人家、好老師真正安息……

庚、悼念文摘(十六)

「既開風氣且為師」悼　羅孔章老師　　・趙國森・

羅孔章老師是我最懷念和最尊敬的一位老師，雖然我跟隨老師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但他改變了我生命價值的取向。老師學佛的方法足「以佛學為工具，以學佛為目的」。正如佛陀向鬘童子的開示一樣，學佛是要實踐那些對我們離苦得樂有關的真理。老師就是基於這種精神的體現成就了自己的生命，同時成就了無數學佛者的生命，開出深淺不同層面的入佛之門。

人有悲歡離合，一切聚散唯緣。老師雖然離我們遠了，但他的教誨仍然啟導著我們學佛的路。老師常說讀書不可盲從，要以經論疏記等客觀的資料為據，又說要有辨別好書的能力，才能事半功倍，這些話語是我一生學佛的座右銘。回想學佛的第一年，老師剛巧在研究所開講《唯識方隅》的課，就這樣便得以從艱澀的唯識思想中，打開一條學佛的路。這本書老師是花了許多心血，特地為唯識入門者而寫的，他在課堂中每每痛陳宋、明以來，學佛者那種含糊、籠統的毛病，扶承接民初唯識學重振的機運，把這門精密而有條理的思想，繼續弘揚，並鼓勵同學，要以唯識的清晰、準確、有系統為人門基礎，才免於空疏、混亂，這樣便為我學佛的路立下了重要的指標。其實，這是一本很行分量的著述，不單擷取唐賢疏記的精華，更兼收近人研究的成果，加以融會抉擇，還經老師多年的講習、修改，最後才成為現在的定本，可知老師對這本書有很深的期望，除了方便學人入門之外，還希望藉此改變學佛者籠統、空疏的弊病。直至老師往生前三星期，仍然堅持在研究所講解《唯識方隅》，由此想見老師重視這本書的程度了。即是之故，去年十月我便以此書為中心，在真言宗女居士林負責起「基礎唯識思想課程」；又藉老師在研究所重開此課，所以特地再親炙老師的教益，

就這樣我與這本書彷彿行一份不解之緣，更沒想到十年後這本書會是我最後親灸老師的……

老師研究佛學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成就。他說學唯識的人要空、有宗兩的書交替來讀，才能有助於掃除內心的執著，這種精闢、獨到的見解，是配合修行的體驗而提出來的心得。近幾年來，更強調學佛最終足要回歸到禪定的修持上，才不免於空談之弊。此外，老師在《現觀莊嚴論》的對讀與研究方面是香港第一人；而香港的唯識學、般若學和《雜阿含經》等研究風氣，都是由他一手推動的，由此可見，老師佛學知識的博大精深，不愧足「既開風氣且為師」。

談到老師的為人，有許多令我們敬佩的地方，他一生淡泊名利，以弘揚佛教為己任，五十年來，從不間斷，講經說法，出入大小不同的學術機構與道場，從沒有架子，這種普化有情的悲心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老師對學生如何讀書是非常關心的，所以常提議我們讀些什麼、如何去讀書，甚至鼓勵同學們組織讀書會去共同研究和學習。在他病中，每當我們去探問的時候也不例外，老師就是這樣教不倦、誨不倦。至於學生的成就方面，他更會作出極公允的評價，時常謙稱在某方面的研究不及那一位弟子。老師這種胸襟器量，更廷學佛者應要緊記的。

在接引信眾學佛方面來說，老師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不論文化程度如何，都能夠深入淺出，莊諧並重，隨處加插幽默的笑話，打破沈悶的氣氛，令學生擴闊眼界，認清人生追求的目標。老師就是透過這種方法，攝引著香港各階層的信眾，帶領著他們踏上學佛之路。老師一生的事業與成就可以從他病中，學生、親友往來不息的探問、關懷，以及他示寂時，那種安詳、寧靜、無悔、無憾和一室生香的情況中，得到最公允的評價和答案。

庚、悼念文摘(十七)

教澤猶存 **・陳懿行・**

我是老師晚年學生，親炙日子雖然短促，但在老師身上卻吸取了寶貴的佛學知識、做學問的方法及處世待人的道理。

老師是一位世間罕見的良師，他有教無類，契機說法。質樸的，教從小乘入；頭腦縝密的，從大乘有宗入；空靈敏捷的，從般若入；修密法的，經教與修持並重；閱讀經論感到困難的，默許他們一心念佛。

針對現代人學佛空疏的毛病，老師大力提倡經、論、疏、記等對讀的方法。例如：《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對讀，《小品般若》與《現觀莊嚴論》對讀，《俱舍論》與《俱舍論頌釋疏》及《俱舍論頌疏記》等對讀，由此培養紮實的做學問功夫。

老師指導能仁研究生研究佛學要從漢譯大正藏著手，並先由唐人譯著開始，依科判研尋，切勿怕煩瑣，初步不妨剪貼經、論等資料。他說：「經、論要一行行的看，一本本的讀。在分科與剪貼時，即在看與讀了。」再者，老師亦常介紹外國學者，如孔滋（Edward Conze），徹爾巴茨基（Th. Stcherbabatsky），棍山雄一，高崎直道等著作，以擴闊學生們的視野。他認為人生有限而書海無涯，故在閱讀方面一定要作慎重的抉擇。此外，他又提醒學生要兼讀梵文、日文、英文，甚或藏文等作為工具，俾使在佛學研究資料方面，可作參考、比對、考證及推論等之用。鑒於近代學人多流於急功近利，老師時有歎息，並多次囑咐門人為學務求博大精深，切勿做「一文碩士」或「一文博」。

學生們喜愛與老師飯聚，因為在那些場合，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教誨。有一次吃飯時，老師突然提問：「你們知道哪類人最易生增上慢心？」稍頓接道：「就是初學唯識的人。」在另一次聚會，同學們上興高采烈的談論新組成的讀書會，老師聽後便說：「很多人做事只有三分鐘熱度……」我立即搶答：「足啊！『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老師頷首：「你們記得就好了。」老師常常靈活地、善巧地捉撕學生，務使我們明白為學之道在踏實、謙處及持久。

從師母口中，我們知道老師不管多忙，晚上一定進行讀與寫的工作，從不間斷：甚至手術後，精神稍有進展，他就立即閱讀及著述。老師很愛看書，亦常留意新出版的書。去年暑假，王恩洋《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疏》剛運港，老師雖在病中，仍通知我們及早購買。他堅持帶病到能仁研究所授課，其認真、專注及聲音之傳送，直教學生們心折。他又知道自己的健康情況，避免為校方及學生帶來不便，提早安排習作，老師的責任心和愛心，真教人欽佩。除此之外，在他病重之際，仍然關心「讀書會」的進展，又以「下能停」三字囑咐我們要繼續弘揚佛法。以上種種，讓我深切體會「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

一位泱泱大度的學者，除了本身學問淵博，更還懂得欣賞別人，特別是後學的成就。我曾多次親聞老師稱讚一些學生，說他們的研究精闢，並囑咐我們跟隨他們學習。從他對有成就的學生們的高度評價，可見老師的胸襟是何等寬闊。他扶掖後進，栽培人才，讚賞學生等表現，史讓我看到一代人宗師的風範。

許多時候，在一些普通的茶室，一杯奶茶，一件「多士」，老師就和我們從天文、地理、文化、學術、宗教、哲學等談個暢快，在在足見他是個博學多才的人。學生們除向老師求取學問外，還有託求職位，謀辦佛教弘法團體及活動等，老師都盡量成芒。

長達數十年的教化時間，難免會有人做出一些令他失望的行為，但他都能一一包容和寬恕。有一次，老師給我推介圓暉《俱舍論頌釋疏》，浮淺的我竟衝口而問：「為什麼要讀這本疏？」他當時稍有不悅，但很快平心靜氣的解釋：「研究唯識就須學俱舍，這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老師不單包容了我的莽撞和無知，還出示手稿教我做該疏的「科判」功夫。老師與學生之間，情同父子，他的慈愛和仁厚表現，給我以無限的感召。

在老師患病期間，我曾多次探望。每見師母對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老師的子女媳婦們對他溫柔婉語和慇勤的侍奉，加上朋友與學生們川流不息的探望，這種種情景深深印入我的腦海。記得老師在病榻時曾說：「我當得起八個字，就是『妻賢子孝，朋友溫情』。」從老師的自我評價，證諸事實，正好讓我們看到老師在為學與做人兩方面的成就。人成則佛成，在老師身上，我見到很好的榜樣。

在我一生中得過多位良師，但羅師孔章教授是其中最特別的一位。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在我所走的研究佛學及學佛的道路上，老師的志向、精神及方法一定會永遠在帶領著我。

庚、悼念文摘(十八)

深 恩 難 喻 **・胡蘭芬・**

一九八七年底，偶然因工作的關係，認識了羅師孔章門下的一名弟子——何居士。當我知道何居士是佛學初級班的導師，斷續已久的聽經念頭忽然再度生起。某日與何居士閒談時，她建議我去轉聽她的老師講經，相信我會獲益更多。其實我曾多番聽過「羅時憲教授」的名稱，祇是一直未有機緣罷了。記得第一次聽羅老師講經是在香港銅鑼灣的法雨精舍。當晚的題目與內容已經記不清楚了。但老師的容貌和聲音給予我很深刻的印象。一點也不錯，何居士曾說羅老師慈祥的；面孔活像一位老菩薩。可惜其後幾近一年由於某些原因，我沒有繼續聽羅老師說法。八八年底移居多倫多，臨離港前，得何居士再次提醒，說羅老師亦已移民往多倫多，希望我好好地珍惜機會。

在加國重聽羅老師講經，是由《解深密經》下半部開始，接著足《金剛經》、《唯識方隅》和《般若經論對讀》。他確實是我在佛學方面的啟蒙老師。除了指引後學怎樣按部就班去閱讀中文經典，最可喜的是他不斷介紹其中一些英譯本，以作互補長短之用。在我而言，數年移民生涯所得最大不是綠咭，而是開啟佛學大寶庫的鑰匙，肯定在未來無量劫中，受用無窮。

現今老師已往生兜率內院，弟子在悲痛之餘，亦替老師本身高興。在一連七週日追思會上，大眾齊誦《佛說彌勒三經》。誦到十善法、發菩提心、修止觀等段時，腦海現出了過往老師反覆講解這些含義的片段。而其中唱證句如「演揚唯識說真宗」、「法音如雷，八部嘆奇哉」，本是稱揚彌勒佛的，氹我會下期然地在觀想中

把羅老師代入。因為在現生之中，得以親聞老師講授彌勒經典，直接受益；未來世中，若有幸值遇慈氏尊，這亦是多蒙老師播下因緣種子所致。

雖然跟隨老師學習的日子甚短，但教導之恩深下可喻。今且借此篇幅，憶述學佛因由一二，聊表哀思，更祈願老師能乘願再來，利樂有情。

庚、悼念文摘(十九)

孺 慕 之 思 **・羅惠文・**

一月十七日晚，帶著悲傷的心情，我和七妹隨著家母、兄、嫂出席了法住學會為父親舉辦的追悼會。當晚，多位父親生前的好友和弟于，分別就他們所接觸的和體會的，講述了父親生平事跡的片段，而我也籍此機會，把心底的話說了出來。如今，父親的哀思錄即將出版，所以節錄了當晚的一些講話，聊以抒發對父親思慕的情懷。

我們平日與父親談笑溝通的機會不多，感謝法住學會為家父舉辦追悼會，讓作為子女者可以多聽到關於父親一生的成就，他一貫治學、做人的態度，以及堅忍修持的成果，加深了我們對父親的了解。

父親一生不斷鑽研佛典，成就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他的成功固然由於他自己的精進及堅持。但是，我深信家母在背後所給予的支持和忍耐，讓他得以專心進行學術研究，功勞實在不少。我想父親也必贊同我這番由衷之言。

父親的辭世，給我和家人都帶來了極大的震撼。於我來說，這並非只是不能再親近他、不可以再聆聽他的教誨，而這一個震撼，還引發了我對人生目標的追求，以及對將來路向的反思。首先我覺得父親雖然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我們與他之間卻反而更為接近。或者，我應該說，在得知父親患病，由加拿大回港就醫，直至他去世這一段時間裡，他的知交友好和弟子們接踵來探望他、慰問他，門限為穿。更有不分晝夜、不分遠近前來照顧他的。而且那份

關懷和愛護更延展到他的家人——我們的母親和我們自己的身上。當我感到萬分感動的同時，我開始反省：為什麼父親會得到這許多許多人的愛戴呢？為什麼作為女兒的我竟然從來也沒有與父親建立起這樣親密的關係呢？我深深地反思，很婉惜以往沒有好好地把握時間，沒有珍惜曾經擁有的機會。

不過，我相信在過去幾個月來，我所得到的，已經可以和以往數十載所得同樣的多。有些朋友談到他們與家父的關係，是多麼的深遠，多麼的親切，令我初次領會到我們實在錯過了許多寶貴的機會！其次，父親在去世前，在他病苦之中，未曾有半句怨言，堅持唸佛，堅持修行，堅持每天運動，有條理地安排自己的起居飲食，維持個人尊嚴，思想澄澈，沒有半點混亂，直至最後一刻，他能夠在吉祥睡姿、一室生香的情況下，安靜平和地離去，令圍繞在他身旁的親人，都可以心境平靜，即使並非信奉佛教的子女，也都跟隨著稱唸佛號，送他最後一程，讓他安詳地往生。這種種經歷，使我這個一直在佛教邊緣徘徊的人，開始去看，開始去思索。父親去世後的短短數月，我所看過的佛經和佛學書籍，跟師兄師姐們所談論過的佛學知識，相信比過去十多年所累積的還要多。我想，廖垣添醫生所謂父親教學的「回流」，其實經已開始。我希望日後可以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更多的佛學知識。

在家裏，父親的形象很威嚴，我覺得他非常嚴厲。對他只有敬畏，不敢親近。所以，每當朋友談及與他的交往如沐春風的時候，我不禁感慨地想：我們和父親之間，為什麼總沒有這種親切的感覺呢？其實，習慣上，父親總得保持他威嚴的形象，他著重身教，不愛用言教。他祈望我們能觀察其言行而從中學習。可是，由於生性愚昧，我總是不能完全明白，他究竟要我學些甚麼？久而久之，也就不甚了了。廖醫生提到家父於言談問，曾感嘆於他的子女之中沒有一位與佛有緣，會於佛學方面作較深入的探討或研究。可是，父親卻從來也沒有向我們提到他的期望和要求。我認為他容許我們有

很闊很闊的空間，給予我們自己探索的機會。以他督信佛教，修持無間，和在佛教界之成就，而在其子女中，也有天主教徒、基督徒、和對宗教存疑者。同時，他本人亦對不同宗教的義理時加探討、理解和容納。這一切足以反映出他的慈悲、寬大與包容。而且都統統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直接體現出來。雖然他對我們少用言教，但是他的言行，已在不經意間起了潛移默化的效用，對我們影響至大。而父親慈悲的心、他一生的修行，都在最後一次身教中層露無遺；通過這最後一次的身教，他確實是成功了。我想，我的兄弟妹妹們也有同感。即是說，我們與父親之間的距離是接近了。雖然父親已不在人世，但我們之間的關係卻更趨密切了。

四個多月過去了，父親去世所引起的悲慟也隨著時間的飛逝而漸漸平復過來。可是我對他老人家的思慕卻絲毫未有退減。反之，在這些日子裡，我有更多的時間對父親的待人處世、治學態度以及弘法修持的成就，作更理性、更深入的思索，也對父親人性的一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也有一般人的需求，也會有錯失的時侯，正由於這些不完美的地方，使他人性的一面更為突出，使我深深領悟到人的渺小以及學佛修行的無邊。這段時間的反思，雖然未能完全消除我對佛教的存疑，最少，我願意開始去探索這深奧的義理，這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父親可以告慰的，就是還有其他子女、外孫女也同時踏小了這重要的第一步。